

辭
續
語
錄

溫州府
圖書館
藏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都堂

審察劄子一



某讀史記至趙烈侯欲賜歌者田相國公仲連不與曰求
之未有善者番吾君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以持今公仲相
趙四年矣亦嘗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蓄荀欣徐越
皆可公仲乃進此三人牛蓄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使使謂相國曰
歌者之田且止賜相國衣二襲僕未嘗不撫卷而歎謂公
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
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哉是故大
臣格君心之非惟務引之當道是雖戰國之事蓋三代大

飲

公



臣遺法也昔者伊尹周公所以彌縫君臣之間蓋不于其身而于其左右之臣當其未甚相知之時脫有一人不正則二公之事去矣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如此後世大臣喜與人主爭事人主顧以要竊名譽疑之君臣之間蓋判然離矣進則孤立而無助退則潔己以致譏而欲道行事濟萬無是理古人之不可彷彿非天也人也主上以天縱之聖篤任同德凡天下事與相公唯諾可否無所疑貳是誠足以有爲之時然而閒或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者將由進賢未廣猶無以易君之慮引義以爭未免身親之乎雖有至心誰能諒之伏惟謀謨廟堂深思遠覽致君之道願專以伊尹周公之心爲心若公仲連之所爲有可備采擇者某位卑言高死罪

與虞丞相劄子

某小官不敢輒踰分理亟請呼召仰蒙希世知遇有拳拳欲報而不能自己者其可以遂無言乎茲者伏承丞相以禮爲國主上三加彌尊雖高祖患失鄴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未足多之天下寔幸抑嘗聞之師曰君土相火一心也元首股肱一體也中有毫釐之間非心體之道也其惟君相叶德寧有毫釐間于其中然而歸柄辭權似亦不可常也今丞相已不得謝宐益尊所聞行所知爲人所不能爲以鎮服天下鞏固基本格心之道僕嘗陳其略矣若夫事與意違而功成未有端緒請得而畢言之大抵喜欲速之功者昧于宏遠之規模臨重事而輕爲之鮮不中道而廢察于二者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成之功士君子存有爲之心居可爲之地處當爲之事動不先慮急于有成往往命出而反汗政舉而事乖雖其冒次瞭然

中亦未能無沮而欲一人之信四國之順功業之有成就萬無是理是故規模宏遠功之所以速成也不輕舉動事之所以必濟也古人所行皆有節度幕府專治文書況於一日二日萬幾而可以輕爲之邪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士議之碌碌鄙夫心存得失而以貪功喜事自獻其身者要何足以知此丞相願繼自今務恢古人之度充體國之誠深察蔽邪以謹姦慝博求英乂以廣聰明盛受百罔而不替好士之心勿以一眚而弃人才之用必得四友之佐贊帷幄之議者臨事加之以懼好謀期于必成每每敬之于先俾母吝之于後將使人主見可成之效四方覩難拔之基圖事鄉功安有潰于成者不然日又一日誰適與謀作事付之渺茫近功希于幸會而有成效非所聞也某思所以補報不知語之深切伏惟審聽而熟圖之不勝社稷

斯人之幸

與王樞密劄子

聖人天姿英特而銳于求治羣下循習舊事而玩于安常中外之情因茲未輯叢脞威罰爲有由來然思衛文中興必先善俗宣王之過爲有遐心二者未諧此公卿之責也前史丞相居可爲之地而墮于空無之累張魏公以畏相之重而奪于喜功之心非徒事無所成害于今日多矣管夷吾之請死子糾姚元崇之不就相位當時要說其君不爲不切而其晚節末路不無掩于九台治平之功儒者喜言中庸大學未爲過當然而陳言長語誰不云然朝夕紛紜亦可厭也夫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有子以賢賢易色仇士良不欲人主觀書與見儒生二事不同其機一也不正于始後將遲之昧者不圖而

奔波于軍旅甲兵之間期會簿書之間此固政之紀綱國
之大事語其先後非所急也天下切務不過數節自非君
臣同德將何由濟不然雖光復中夏猶無益也謝安淝水
之功論者意其僥倖然而軍中以一處士不忍戕其所苦
之帥內舉之際疏遠如韓康伯舊怨如郗詵皆已許其有
成所以用之非一日也惜其不能遂還中原尺地末節困
於居東謝公猶然則古人所務正君其說不可奪也僕鄉
在東鄂嘗聞君子之餘議矣天下所以未治國勢所以未
張振而起之在規模固已先定誠非門生寡陋所得而窺
者然今上所眷倚負天下之責望者莫如樞相主書首薦
不先人而先僕思以補報故不敢自同于眾尋常稱頌亦
不敢一辭發也惟冀察于今之事勢度人主所能行引之
當道以成亶亶之業無求欲速之効蹈覆轍之舉必不得
已蓋當以道爲度故雖身任安危之事終不可幸成之也
門生之稱本當自通政府僕故吏也又何敢廢望鈞慈洞
察之爾

又與王樞密劄子

初二日初九日兩被呼召侍坐函席誨以話言遂及邊計
憂眾之所不憂又將爲人所不能爲以爲當及虜無事時
大爲邊防事至圖之無及于事非以身任天下之責者其
誰知之豈特門生故吏忻幸之私實宗社蒼生之望僕後
生妄庸旣被恩獎當時不避狂斐隨問輒對言不盡意退
而惘然今當遠去鈞屏思報萬一不知所出願効一言敢
疏管窺庶有山海涓塵之補伏惟鈞慈采察而審圖之比
年人情苟且類少深遠之謀眾人幸于偷安狂妄則希生
事偷安固一切不問生事則輕議伐人且不備不虞不可

以師不知彼己而輕易用兵者百戰百殆而已虜人之情
傳聞常多失實其在兵法用間號爲尤難古人譬水之能
載舟覆舟不輕信之如此聖人內求諸己無取于物我自
能而何敵之問焉國家上當同君臣之心明忠邪之辨眾
賢登進百度自舉感神格天何求不獲區區夷虜夫何足
道其次淮堧之地當施羅落江流海道合置水軍昨聞山
陽合肥之謀規模既已略盡江海之備則殊未聞其閒閒
道所行我之素不講者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
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徑與武昌之近新
息秭歸之比商於賈塹三關直趨荆鄂子午南達梁洋洮
岷東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經斥候又當明遠忽而不備則
鄧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謂無之衝要雖有重兵之屯堅城
之守中無民力且乏糧械之資則亦未可謂之萬全人情

苟安不知爲備之說欲爲守禦固當力施行之言議悠悠
何益于事至如用兵一事起于喜事之臣竊嘗論以孫子
始計之書蓋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變
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而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戾而帥
驕卒不可謂將將士不相安習不可謂法于斯五者曾莫
之計又不可謂知之也恭惟主上天縱之聖曾非龍荒所
得倫擬則主孰有道在所不論至于將孰有能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彼固不容盡知
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虜能包藏隱忍以成鳴鏑之事
未可以無能視之捕盜之軍歸臥之帥又安知非彼之謀
前虜方易主時我以全師臨制其後尙無尺寸之效則今
未易圖也我自隆興乾道之後星文屢變水潦荐臻流離
之民充滿道路驕悍之卒氣凌州府或悖而辱長吏或起

而爲盜賊皆有形驗安可謂加于虜且以區區江左經緯
中夏以一圖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時賢恐不易辦雖以
恩地之重僕猶以爲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旣弱財力空匱
所恃以戰者不過三衙御前之眾舊人旣已垂盡江南白
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濟者不過常平錢米應在虛數
州縣盡然問之甚多求實無有賑濟已自不給必將上誤
軍計以此用眾其能濟乎兵交于前人困于後安知盧循
之盜寄奴霸先之將不又起于蕭牆之內事至而悔將何
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謀其算殆無遺策終無成濟胡馬
飲江而治遂衰太祖皇帝謀取幽州趙普以爲必得問將
誰守因不復言今之治功與一時之將帥未能賢于元嘉
之世其望太祖固已遼絕不監不法將恐辱甚于飲江卽
幸勝之僕竊意其方勞廟算也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語

空言挑虜兵計固當然乎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殆
矣樞密忠誠體國願垂深念致君堯舜望惟以仁義綱紀
爲本備邊之計幸勿爲浮議搖動至于用兵則請畱待十
年之後必以機會而舉人才旣富彝倫旣敘虜之世世淫
暴必將有頡利之功矣且自古未有委任不專孤立無助
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事者誠能和同君臣之際固善如
曰事出九重制不在己則當以義進退不可身坐廟堂而
歎志之不伸也僕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發萬死未足以
謝惟幸察之

本矣三與四川宣撫王樞密劄子

某聞之善治水者必滌其源善呼盧者必豐其本治水而
滌其源則下流無壅闕之患滔滔赴海安行而順導之耳
呼盧而豐其本則在我之氣勝而爲之對者索十盧隨擲

遂可氣吞之矣皇上憤匈奴之未滅痛神州之陸沈謂關中中夏之本源柄政之臣又本源之所賴以疏滌者乃睠西顧輟大參于中極寄以召伯之任所以爲滌源者端有本矣三川之氣待公而振關河之沴待公而清譬諸呼盧之望贏非豐其本不可也僕故吏也間嘗從事于蜀日觀生民之憔悴官于湖外又嘗得其梗概于道途究觀規模稽諸故實論以成敗之法可得而言今公爲萬里行僕方有弱小之累不能自贊請從革輅之後塵伏念早蒙特達之知曾無倫匹于世德之不報何以自盜夷門一言願鈞坐安受之而毋忽也梁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時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辦關外之眾仰之而給總領旣設益起上供郡縣苛刻征之非復名數之見民之困悴殆罄罄無告矣朝廷雖時時捐減其數是皆虛無積累之名以爲實

惠及民但自欺耳疲弊之極救之良難如無守令之賢則將何事不有民困若此謂其本之豐可乎戍兵之眾舊蜀無之自失關中退屯漢沔西極隴坂東接商顏南山之陽谷累數十帶甲不逮十萬而虜不能窺者良以置帥之法兵民兼泣無改陝西之舊大軍堡砦相爲首尾守之得其道爾近自將臣過計避岐雍而擊熙河頓兵犄角之地不得展吾所長挫鋒于涇原奔師于德順多刺流散以補匹師之缺怙權擅地而要姑息于時因其死而削之權數當然也然今藩臣不典兵馬則有警無以自救官軍旣難調發而人心亦復不同風塵之驚勢同呼吸必待行府之令則蹈後時之悔矣兵非素練帥非舊職邊氓無所依怙則將折入于北軍政若此謂之豐本可乎二者則然又有迫于此者岷宕之西威茂以北雜蕃之境近接成都盜假之

涂信宿可至均房南出葭直其衝太祖之師嘗入此道言
邊備者曾莫之虞變起腹心盍先備豫豐本之計又當謀
之爲元戎憂僕竊以爲此數者尤所當先者也參相識造
幾微雅意人物補苴罅漏夫何足言中州削平當在茲舉
千瘡百疢謂之何哉處內護前盜得無慮必也爲之有道
使人不疑監往者壞之之由思來者救之之計爲此一著
不容再錯譬之豐本之博將安往而不勝乎雖然起羸瘵
者不可以力加入大有爲者不可見形于敵第豐吾本無
爲兵先機會之來何容窮盡扼其吭領之地則形格而勢
禁三秦平定蓋此術耳持此上報明天子滌源之計顧不
偉歟至于姜維覆敗之道往固不可追于今尙多有之惟
行府終始念之也某私憂過計欲補千慮之一得不佞不
敏然之卻之惟所命

奉使淮西與虞丞相書

某過蒙廟堂期遇俾將使指節中行邁恩恩遂失拜違感
戀依依言不能盡已而驅馳道路無緣奏記主書非惟不
敢亦不暇不知蒙下察否某區區行役昨緣水涸膠舟遂
自毗陵陸行以十二月三日度牛渚八日抵合肥與帥漕
謀行視圩岸并治申請行移文字十五日西邁十九日次
固始所見牛渚以北絕無流移之人間合肥頗有之趙帥
先已安集西入六安霍正之境稍依岡麓去處往往有飢
民寓居至平地則無之某問縣官總首皆言安豐之境主
戶常苦無容今歲流移至者爭欲得之借貸種糧與夫室
廬牛具之屬其費動百千計例不取息飢民未及播種樵
蘇燒炭割漆采茶之利已皆糊口自足若平地則無此以
故山間猥集所至如歸主戶不欲以增客戶間官極難根

刷所申之數由此不多得之某詢之流民皆言淮南甚樂
諭以官莊之說望然莫之應安業已爾擾之徒費且在民
猶在官也不足復勤君相之念固始親見大與所聞不同
某既蒙望以不欺不敢不以實告某出都之後即聞夾淮
爭爲招集之傳至謂南北之民往來如織及抵固始始得
其詳蓋緣北方郊祀赦文有向來被俘之人能自拔者放
免五年差稅之說郡縣遣人持牘唱言境上實未聞有應
之者光州所申今年歸正北人在固始者百十二戶其實
本無一家近守臣宋端友趨朝議將遷之內地漏言于外
人情大恐某循撫爭持狀訴道周反復其辭稽諸閭伍莫
非隆興以前來者先九月間郡中遣吏下縣抄剗密令保
正總首妄作今年供具不使知之及冬至前使人分俵由
子令至郡倉給粟在村落者去郡之遠例多愚氓或雖受

之皆未之請居坊郭者則辭由于不受亦能詣某自明惟
有衛世安等五家以十一月間過淮頗言有販牛往幹事
者泄于畿縣衛等皆其辭所連逮卻不在元申數中某不
免爲數日畱與帥漕司所遣屬官高叢張唐卿等不憚寒
雪勞苦各馳數十里親至村落視之其歸正人則前所
言是也江南流移之人初不及浮光境郡縣所申之數有
是有非頗有去冬今春轉移之人其實渡江已久此其是
者浮光比歲不稔穀價高過常年四倍益光之市用錢舊
以四百爲貫米石一千今爲錢千六百矣主家雖有招客
之意如不足何飢民逐熟投主豈肯卻之不稔之地即此
其非自見不待縷縷言之頗聞浮光亦有今年歸正之人
不過續來所申一二十輩容見端的具以實聞某平生不
解謬言妄意人情之不相遠誕謾不謂無有然亦誰敢施

諸君父之前及觀光州所爲爲之懊歎累日何意剖符之
守有此欺天之事聽言信行之悔聖人不吾欺矣邊吏如
許懼非保圉之道他有聞見雖大于此非使事本指者某
不敢輕僭陳述九重之內未易周知萬里之情聊舉一隅
可以概見啟沃之際丐力陳之庸人動自多營敢爲誑妄
每每如是某孤陋之迹百執都非舊知固知發人之姦必
履危地然而忠憤所激俯仰無媿上賴朝廷之知必能察
其所懷恃此以無恐爾廬州三十六圩非獨農畝之利某
與趙守等已委路鈐張青等起葢莊屋逐旋招誘流移實
之張青舊爲張循王管莊熟于田里聞事嘗與高葭獻議
圩中占地甚廣然頗低下若因浚溝行水就爲干河水寨
可爲合肥重險竊嘗語以治田自可爲之以漸何承矩蓼
花之會宜當按以爲法由是未敢列上其議以其愚見合

肥城壁柵江橫貫其中西南平岡高瞰城內觀于魏世新
城之築韋叡引肥之戰不得不爲過慮則今干河之浚因
低据水爲立斗門以司宣節所以保固者一舉兼得亦保
淮一助也更丐鈞察比來打圍之虜稍稍近淮久未解嚴
浮光人情甚恐又聞沿淮挑濠立鋪表裏上下相接每鋪
千卒槍牌一人弓矢九人齊人敲冰備周想亦不過如此
威行沙漠于此可見然使敵人無事見備固爲古人長策
有謀人之心而使異邦疑之難以速得志矣願賜深念某
此來淮甸觀于山川險易事態物情始知天下之事皆難
喻度造化財成之意所以加于鄙陋者不淺誠深感戴未
易言之餘俟前途隨事申稟尙賒侍見敢乞上爲宗社斯
民調燮和粹俟候公師之拜用副輿人之情

十二月二十六日固始縣申拜稟日二十七日即行二十八日次光州所見歸正流移人與固始正同其單名續申姓名亦有非今年歸正者真今年者不過定城縣九家固始縣七家被虜走回不過四家內定城一家固始三家與霍丘縣二家皆不在元申之數某逐一喚上喻以君相恩旨視其人物類非甘田畝者內衛世安張俊二名自言王展宣贊所用頭目李茂乃亳州司候人吏餘皆二人之徒其非是者不過三五人爾人數既少官莊不可復作始世安俊等皆緣輩類許宗道者持金錢寶號爲閒事發避罪而來他日事寧尙欲有所報効爲國家計乃不在其必畱某本合作舍處之又以浮光被邊太近十日所視殆若表而出之他日鄰境有辭非所以安全之道徙之又非所樂誠與流移安集事異某見與趙善俊別議區處夫以忠義

遠來歸國撫之不可不厚有如太過難爲繼者適中斟酌費固不多某至淮西饋遺皆無所受後以浮光當作恩意犒歸正人戶不免薄受兩司之禮勞世安俊錢各十貫酒二瓶李茂五貫餘皆三貫酒一瓶此外賑贍安卹已具申狀不復縷縷陳稟守臣宋端友所爲妄誕不敢不以實聞端友本以招納歸正爲欺乃敢戕歸正之姓孟者略奪其馬投尸井中是豈招納之道然今馬已牽入都或言名金鞋軸高四尺三寸神鬃土黃色計非充貢則亦有所歸矣頗聞端友所爲益不祇此非某職分所及而殺人掠馬此特其可攷者三數月內又嘗再奪被虜并歸正人馬事端未悉某不敢有言邊遠類無官司端友所爲又皆出于天理之外君相軫卹疆場垂意于擇守撫摩若端友之所爲不可不重賜行遣小官僭越萬丐裁赦某浮光無復事矣

將命事無一就不免迤邐過舒靳諸郡更看江口有無流
移有如各已安居亦不敢強有騷動不免薄行賑濟敬致
君上惻怛之愛而已願種田者尙當臨事區處不然則與
津發致之三十六圩曠瘠無所逃罪亦惟大度察而哀之
帥漕所遺攝事二幕高葭張唐卿者殆爲淮西精選葭之
清忠質樸唐卿強直剛毅誠齊蜀之良也與某同事備見
心力間皆嘗出門下文公許可乃知不易得之兩司嘗同
薦葭誠非虛舉想在鑪錘之內必素已有定處小官僭論
人物皇懼之至誠出所見亦不敢隱也更賴鈞察

與虞丞相書三頁

某浮光已復無事初七日遂行十三日抵齊安自入沙窩
以南始覩流移人戶纍纍然未有歸著而守臣李續確實
可與辦事本州常平初無見在已爲計置買牛頗聞溝霍

之南惟此尙有荒閑田可以措置安集某不免畱料理
之竊以沙窩白沙嶺路正直垂瓠武昌在淮甸荆襄之間
最爲控要往年婁宿入寇胡騎嘗出白沙措置邊防常苦
荒涼難于應接舊州鎮者古邾城也寔關此路衝要某見
議招集置莊于其側近上下萬一有所成立異時煙火相
望或可少助邊防但某本無所能田里閒事尤非素習仰
蒙委寄不敢不勉事之成否殆未可知恐必無逃曠瘠上
誤知人之鑒爾

與虞丞相書四

卽日春序已闌和風叶律恭惟致君格天填撫夷夏神之
聽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明敷大冊進位公台正宰司
之名還治古之道天人同慶知太平之有日宗社寔幸蒼
生寔幸某受知誠不世有寔不敢具文申賀自同眾人抃

蹈之私言不盡意某伏自浮光齊安嘗三奏記并以循問
所見累申廟堂方懼不稱之誅仰蒙朝廷卑聽按治所列
彼方進律畱衛而終致之于理上論君德齊成湯之不吝
下視孝宣綜覈有所不行于偽增戶口之王成俾爲堯舜
格心之道偉矣某不敢自謂光華之遠然而沈冤獲伸免
于辱命之媿生成之賜未足云也某冬春之交在並淮時
竊覩流移略已安定決計歸矣正月間抵齊安乃知蘄黃
之間尙有皇皇然未知所適者旣將使指不敢匿其所見
因畱逐急賑贍僅能置立二十餘莊已具劄狀具申不復
再三塵瀆仰蒙委寄至重所及至微兼屬春深流移亦止
已無復可爲者急欲申請還奏而有旨覈實墾田未到州
郡不欲第取文具須得親行度五月間未蒙汰行當得謀
上計爾是行雖恨假節之晚不能推廣德意然而所費亦

幸無幾飢民賴以全濟而盜賊爲少曠土得以少闢而墾
田頗增居人知包占之不得久荒卽謀自耕其地漸以充
實淮南在蘄黃之間所益不尠有以上知規模宏大誠非
單見設間所及黽勉從事然後知其利耳幸甚幸甚某循
行雖未及舒蘄二郡其初得之道路年亦荐飢其民未免
流移又苦和糴難辦方欲具稟求劑其數已聞有旨罷糴
仰見耳目之廣愛人之至祇服感歎不能已也某區區之
迹又須一走淮上驅馳道路恐稟目之不能嗣貢惟幸察
之覲侍尙有兩月之賒敢乞粹養天和俯遵時令爲斯民
社稷珍重以返上公之拜慰天下心

與虞丞相書五

卽日夏氣將中薰風戒暑恭惟德叶神天道行夷貊鈞候
動止萬福某昨在齊安伏聞顯冊元台正名宰府當具稟

目專人申賀必已關鈞聽矣某無似之迹仰賴鈞芘久長
官莊旣已訖事流移漸次安帖以三月二十六日發齊安
取道蘄舒復自六安東入安豐遂抵濠梁四月二十五日
至合肥所覩淮南人情極安有如罷和糴于舒蘄免諸郡
之上供若吏若民莫不鼓舞君相遠見萬里之情知其疾
苦懷盭廬江召之審察尤厭物議然在龍舒鼓鑄之事許
守韓令尙須一人泣之浮光新守之來聞以財賦爲急此
郡獨稍充足似不須爾至于權官支過僚案請給例皆追
而奪之雖今未聞他過要多不近人情光民每望得一文
吏病于無法久矣宋守仰蒙朝廷究問竟以憂死何不自
愛如此卻可憐念其弟端臣又蒙天獄窮治遠人間之極
感事明之後出三人于井官司旣爲收葬歸正具知恩意
醜爲佛事薦之競言來歸氣始得伸鼓躍于下某將命無

狀于聞見不敢壅闕不相知者或謂生事政煩丞相察之
倉司之來公移皆稱面奉聖旨措置民兵收買戰馬且欲
拘籍歸正強壯歸正人誠可用存浮光者類多散處惟光
山一縣有數十戶聚居在濠梁者近八百家分屯州之東
西爲八總首耕淮灣閒以土人耿成統之眾極信服在安
豐者有數百人聚居花靨鎮側已總水寨人數居村落者
亦不減一二百家每苦土人包占荒田不容請佃昨有一
百二十二人陳狀理會而壽春知縣每患苦其難決亦有
劄子乞爲措置某不避專輒之罪不復申請待報與趙帥
議已遣張唐卿往撥包占荒田給之某固無所知竊謂籍
之必駭使有常產是乃久安之策而濠梁團結頗有法度
無非強壯意者不若安之買馬之難濠梁浮光已有前鑒
近兩旬內聞下蔡有賣馬被誅及逃來者又有過淮竊馬

而傷人者虜將寄聲索馬幸獲而歸之若此所爲前此不一繼今恐盜馬者益無顧憚國家寔乏此者異時生釁或不可知民兵固有可爲昨詢水砦添招人數尙皆散處村曠緩急卒難收合民有丁壯類皆竄名避役而總首所統益削壽春差役已及二丁之戶年歲之後且至單丁旣非教閱之兵初與田夫不異未知今來經畫何似不敢億度然聞前此治郡人實安之水寨舊頗縱橫近稍知畏郡界盜賊希少賞之固宜代以高曩必能安輯其下薄聞財計舊賴幹旋以濟茲亦未易爲也傳云虜大起夫導盧溝河鑿山踰三十里南達御河會河入泗上接燕京意不可量民不勝擾安知天意不以開聖人邪政須有以應天然後功可爲也人事未修而敵河道通利亦不可不豫防之某小官疏遠不當瑣屑塵溷旣蒙恩遇假節不敢不罄所見

稟聞廬州三十六圩趙帥經理備至流移皆受實惠願以小小帳狀未集未敢告畢已治圖冊或攜以歸某本擬事訖便還以十四日抵安豐接漕司關牒間有覈實麥田之命因畱取會今過旬矣雖未被受省劄然不敢緩敬已備坐行下不敢輒歸大抵淮南之田請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覈之則不可勝覈况復大搖人心某旣蒙使令不敢只取文具必取自通正數以復于上然亦未可便謂能盡其實伏乞鈞照尙賒侍見敢乞爲道爲時爲蒼生珍保冲粹亟正公師之位

與虞丞相書六

炎夏方中南風阜物蒸惟變化格天盛德神予鈞候動止萬福某前月二十九日嘗具稟目附遞申覆度無浮湛三十六圩并黃州官莊仰蒙廟堂假借資帥漕之叶力幸已

成集流移亦止奏計圖冊本欲持歸面納與趙帥議意君相惠念流移之切不容淹緩某以有覈實麥禾之命尙須一兩月畱不免先遣職級覆押並取流移人數置冊持上流移數不止此上戶往往不欲以己招客間于有司兼復舒蘄之間往來不定以故村保所供止此爾某將命亾狀不能推廣上恩所及之微言之有覲曠敗之責所不敢逃尙賴鈞慈鑒其奔走微勞力賜保庇脫于罪戾則終始包容之惠如天之覆矣二處置莊幹置差官非祇六員擇其宣力勤勞甚者保明有如張唐卿西蜀之良高夔秋浦之望齊安官莊全藉唐卿以辦葭之才用未可以書生易之仰惟當宁急于人才所知誠不敢掩敢望洪鈞橐籥不使遐弃言不以人而廢亦萬化中一助也淮甸官吏視他道加骫骳而縣邑爲尤甚某半年所歷求一稍稍可與言者

已不易遇有蘄水知縣王虎臣者質直能任事吏畏而民懷之前宰光州之定城頗有去思之愛某委以齊安牛具辦于旬中而民不擾又皆便于農家之用津般而至亦自有法某方欲以有政告而王以強項取怒州府旣緣公事罷斥因不敢言濠之定遠縣令于倣疏通而強敏先已蒙恩再任行五考矣愛民律吏治如一日淮甸胥輩例有不肅倣之紀綱號令獨明勸課之方尤有條理非某賑贍置莊所及兼且歲資磨勘不復上其治狀是皆素不識面願備藥籠中物願雖狂易僭越不敢一毫私也趙帥守藩適當旱飢之後無法之久臨民撫軍威德兼用興除利害皆有實迹故雖甚遠支郡人情莫不向之賑接流移自飲會醫藥以至薪蔭之類罔不周悉賴以全活眾矣可爲朝廷審于擇帥之賀趙以親老不安邊塞殊不便于侍奉深欲

求去尚賴廟堂念之某仰蒙希世特達之知無以論報儻
有聞見便欲以補四目之明不顧己之寒微惟鈞慈情恕
之耳某驅馳之久不敢告勞然而寒暑再罹罷頓極矣實
無所補仰報知遇之隆加念賤室宿病未瘳小兒亦以疾
告鄉來不敢輒顧私計惟今或可請爾敢望曲加矜念俾
某早成歸節雖有茲願然亦非敢望也干冒戰灼萬丐憐
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七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劄子

淮西與王樞使

公明書

書

卽日春序向闌和風叶律恭惟袞繡祖齊棠陰蔽芾神明
贊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去歲在都伏覩樞極之拜竊與斯
民同慶加以久失奏記且欲候問興居叨冒京職之除亦
當陳謝恩紀家貧不能遣力輒于置中冒貢函牋方以浮
沈爲念伏蒙鈞翰寵荅非惟慰籍甚厚親札盈紙謙抑過
宜非所得當感荷之劇以爲王公顧遇末列古則有之世
道澆訛此風之不作也久矣一聞正始心目爲之開明乃
知宏之在人甚幸甚幸前聞鈞履微失調衛每恨不得日
親醫餌竊知喜遂勿藥固宜天之資子善人翹望懸懸慰
懌大矣某區區之跡自去秋中効職都下一謝宰輔不敢

復再見之十一月初上以江湖飢民流移淮甸而光州告多有北人歸正來者忽俾賑贍安集不敢辭難歲除方抵浮光問歸正則無有但緣中間遣許安道者持金錢寶號入北事泄于咸平獄辭所連凡十七郡有十數家避禍將家渡淮而來郡中遂括舊歸正人二百餘家以方至告又其守將宋端友者被命買馬殺人而奪之者三不免具以實聞頗聞有力強甚不敢自爲身謀天子英明已下之廷尉矣某元宵至齊安郡問流移則已晚轉而之四方者不可勝計某皆不及見獨收無所歸者僅四百戶于舊州之東北聚置官莊二十餘處居之春事已深流者漸已安定先于合肥興修三十六圩之利西來付之趙帥得報亦稍就緒但緣兼覈墾田未徧又須一至沿淮只旬日間當東計還奏之期必夏中也湖外飢歉伏蒙移粟賑糶茲三代

事也大臣以天下爲度于今方一見之故吏門生有光榮矣夏口賑民雖甚無法然而米價賴之而平活此一方爲德甚厚春雨時降自此當少蘇也某至淮上流聞此夷困于蒙古達勒凡女真之守州郡者皆充將帥之任率以同知泄事而沿淮被邊去冬頗有遊騎出沒又于上下表裏置鋪相接每鋪十人九槍一牌若以我爲虞者其被禍來者具言河決垣縣東貫濟宋之閒合清泗于彭城流分九道卷埽千里騷動紛然某謂通泗瀆鑿呂梁開石門皆古用兵中原盡力而爲之者天道如此非無機會然察淮壩虛弱之甚邊臣陸陸無可望以功名者河流南北通共惟今未必有加于彼茲在可慮觀其置鋪之役乃若齊之敲冰備周嘗告廟堂謂有謀人之心而使敵人疑之難以速得志矣不知關陝之地事勢何若仰惟規模先定必有不

可易者不敢險度敢祝敬之而已某所見如此不敢不具言之僭越輕狂必蒙恕察

淮西與梁右相書一

聞者獲侍閒燕嘗進瞽說伏蒙鈞聽不以爲非將命去之未畢前議茲承爰立之拜乃不克面布悃悃欲報之德不能自己願竟其說庶有補于萬分丞相今已正位左槐雖解事之名不容多取至于進退人物自當有以聳服天下人才蓋有定論惟無責備乃可人非大聖誰能無入而不自得惟在處之各得其當一世之士信足了一世用有如長短易置小大倒施無適而宜夫何才術之見若用人者皆如韓滉之于故人之子劉晏以處請求之士豈惟人人自盡故雖牛溲馬勃皆入醫師之劑矣若夫舉直錯枉自有所謂易簡之道拔茅以彙惟在乎廟堂之上斷而行之

爾此事要非章牘可道某遽言之者以爲相府急務願先百事而爲之非蒙矜顧之隆不敢狂僭如此政須鈞照

湖州與宰相執書

已具劄狀稟本州添差武臣路鈐以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一員軍員五百三十一人錢糧衣賜總計一歲共支錢十九萬八千七百四十餘貫歲前又添發下軍員八十人增多二萬四百八貫有奇乞將前件軍員分下財用寬裕州軍養老或量撥錢糧物帛貼助本州支給仍乞豫戒諸軍今後免將揀汰軍員使臣發下本州收管亦乞照應免有添差某不敢縷縷瀆尊只以添差總管路鈐路分並將副計之雖員數不至甚多爲費已大本州先管將副州鈐轄路分都監添差八員請受之數不等每月各不下七八十貫供給皆八十貫數月以來添差益眾如總管宣

贊舍人劉炎路鈐轄武經郎黃彥節供給錢皆一百五十貫州鈐轄武顯大夫江昌朝等準備將武節大夫馬全等皆八十貫而請受不在茲數大者略計月俸供給月節饋遺之類每月不下三百貫文小者一百七八十貫文一歲計之總管路鈐一員至三四千緡本州用度不充朝廷素所知也如劉炎黃彥節等久居本州皆有田宅如此過分陳乞除授廟堂無自而察竊恐本州去都密邇寄居極多人人効尤州郡益困某不敢便有申請欲望鈞慈矜念小州將此等官別賜區處以寬郡之急迫如日後更有添差免于本州駐劄所有續到軍員八十三人併乞特與改撥他郡或量賜支撥應副施行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與宰執書二

試郡百忙不敢無因奏記惟是斗山之仰與日俱積樂與州人涵泳聖時之澤而已某不避僭越輒有迫切之懇本州軍糧並無苗米可辦以此歲計極窘糴米七萬一千五百餘碩約用錢二十一萬四千餘貫前例係將烏程歸安兩縣折丁錢十三萬貫收椿貼助糴買每丁舊催納錢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去歲均減每丁納錢五百文足歲計減落五萬八千餘貫今歲當催七萬一千九百餘貫已是大段欠闕近方催理卻據逐縣繳到去年戶部減放印榜許將去年折丁未放以前人戶先已全納之數并于今年錢內折除會計今年管催折丁錢止有二萬三千餘貫委是月糧支遣全然無以收糴某不敢過有陳請已具狀申朝廷乞于上供折帛紬綿錢內取撥四萬八千貫文充理豁乾道八年折丁錢補填九年少闕之數貼助本州糴米應

副月糧又某昨以鎮江軍中揀下軍員八十三人日近添差總管路鈐將副等員歲計支錢三萬餘貫申乞均撥上項官軍下財計寬裕州軍屯泊未蒙行下適者又準朝省發下乞就本州養老三輩略計本州歲失二項丁錢十一萬貫卻有增起合支三萬並大禮賚錢二萬餘貫通計闕錢十六萬貫委是不容措置無以枝梧伏乞鈞慈俯從申請少寬一郡目中之急不勝大幸某復有悃悞干冒本州財計略可見矣誠得明健長吏未易料理如某才力素薄前此未識理財自被誤恩不敢不力每事撙節補苴罅漏其柰取諸民者已無一孔遺利不可措手略無見効五技已窮形瘁力單下血不已雖勉強應接然實憊甚得蒙鈞慈矜念特賜陶鑄祠祿選擇有心力官救此一州急闕鬼瑣之跡得少遂所安儻脫罪誅免令委頓終始大惠何有

窮極不然日又一日他時手足盡露雖欲幷幪寬貸嗟何及矣某素非避事辭難者自以力之不足知難而求退耳實非敢有他望正賴哀矜及此某不任卷卷懇禱之私

白州與宰執書

某

某蒙恩試郡罷于百役雖時時以職事申懇而稟日之貢寢以闕然節彼巖瞻未嘗一日不在黃扉之下荷睠知之有素必不以疏慢責也某節前疊以祠祿並經總制錢分隸溷瀆鈞聽二事皆非某敢爲私請貳車于某初無一言之忤其人才力亦高但緣以趣辦爲能不暇存厚下之說場務敗闕料理稍成端緒輒爲掣肘傷事其他可容也至于庭叱官吏專閣請給追須紛沓鞭撲囂然在長吏不能無慙當避之爾分隸之事稟劄固詳言之利害不祇一州所係實重想初言之甚易故未察而從之廟堂已知其詳

不難改也比得吳郡王密劄子亦謂焚林之田夫豈不知特冒行之不顧爾王不欲爲事首必須亦請于朝丞相身佩安危幾微不可忽也某自詭從之而不辨必斥不從効中以他事亦斥等斥爾孰若一爲丞相辨白雅蒙許之誠實或幸俯而聽之某辱知素深吳興幸未闕事比者和糴六萬貼錢已萬六千緡四萬續科尙未糴也近戶部于民間所自糴米亦令本州發綱陪費亦數千緡未知繼此云何惴惴然爾郡計素乏冬來場務皆索本柄春衣二萬軍糧酒秣數皆六萬常年皆自夏中積聚政承闕乏之後凡百用度盡解目前之急坐是失于椿辦大懼入春之後手足將俱露矣今不得請且累知人之明萬丐矜憐毋強之以所不能也

湖州與梁右相書

被遇特達希世之知超躡之用庇恩次骨不復多謝惟是嘗川號爲佳郡且有浙西道院之名南渡已來官守數易紀綱法度蕩然無統兼復衣冠叢萃應接不暇近年之在政者持書生之論末理財之說士夫奉稍拖積數月省府上供虧數十萬賴單守繼其後厲威嚴振條目雖能解目下之急然實未有贏餘其行有積錢數萬緡皆經費耳迎送支衣之後已復枵然某到官之初滯事山積戴星出入會息不暇押到詞訴不復循閒日之制簡稽決事期暮而訖閱月稍覺漸就繩墨但無如財計何所賴變理天和歲事尙或可望然必無逃曠敗不無望于覆燾之兼容也始以啓狀常禮冒瀆聽聰繼蒙尊光寵荅感荷之至念欲自具稟目少布胷臆願左相未克通記嫌于彼此之分不惟不敢亦不暇雅辱眷知之素必蒙俯察之而不罪也某屬

者累具劄狀有請廟堂如倚閣之任催積逋之分限丁絹之折錢于計司略無利害在民間郡縣得免倒垂之急受賜實多一皆未蒙周旋自此不免嗣有陳乞萬丐鈞念有如郡中可以黽勉就事亦何敢于干政府也只如和糴一事本州苗米止五萬斛常州三十四萬今歲拋降皆六萬碩既不均當復欲以三千省銀會高估糴取足斗一碩銀作三貫五百五十會子七百七十科折虧折之數不待辨而後知卽令盡支實錢二千足糴一省碩猶恐未當本價況如此邪去歲和糴殃民中外紛紛如此不可不計誠使朝廷無惜小費使當官者皆得展盡以供公上之求何事不可爲況損益能幾何須使下人愁嘆往往事又不集卒取君上之訝亦何爲也惟丞相念之左相出帥西方諸侯丞相獨秉鈞軸中外責望非鄉時比矣某外官人微不當

有所陳述顧蒙知愛甚寵懷不自己竊謂某去年審察所上公仲連相趙烈侯事誠致君之要術事無大于是者惟詳復而采之僭越妄言徒爲媿畏

湖州與樞使王觀文公明書

卽日初春薄寒伏惟浩養琳宮神天是予鈞候動止萬福某伏審抗章遠引帝享其誠均逸祠官寵班書殿伏惟歡慶竊以國朝西府之任自非元老不居人臣之榮無加是者前輩處此能全歸潔之義未可以一二舉自匪浮雲富貴以道義爲重輕主眷方隆何有脫屣之事廉頑立懦未足言也時事方日新甚有懷杞人之憂者晉公去矣其將如蒼生何某中冬喜聞元戎之還嘗遣急足馳詣荆鄂奏記尙未歸報不知已嘗徹鈞聽否日俟衮衣歸國與社稷蒼生共依洪庇旌車柅于中道可勝悵惘之誠伏覩丐去

之章不審鈞用邇來果何所似天之輔德自應勿藥有喜
少少未疾想今遂脫然也惟是不得親候興寢快然于懷
某茲絲啄苞之恩承乏輔郡疏拙不詳賦政大爲催科困
苦雖戴星出入曾無毫髮之効黽勉就事不敢告勞但緣
去歲朝廷均減丁錢歲失常賦七萬今歲折除已納之數
又四萬緡而養老添差奉糧歲增亦三萬貫加以郊資二
萬通闕錢十四萬緡雖使劉晏居之未易料理綿薄處此
自應曠敗見于廟堂丐去未便得請朝夕惴惴以待罪斥
而已此外無足上煩鈞念者以久不聞啓處撥忙特此詞
問

湖州與四川宣撫虞少保書

卽日秋高氣清伏惟戎輅啓途百神翊衛鈞候動止萬福
某恭審明敷大冊比秩三事盡護諸將分正西郊仰惟慶

慰某嘗患數十年來廉恥道喪士夫怵于祿利汨于寵榮
出處可觀進退以義者寥寥乎其有年矣往往蹈故襲常
恬不知怪雖有超詣之士未必不無自見奪于楚咻之眾
猶或不能自解矧以公輔之重萬鍾之祿君臣契合閒無
纖介顧遇方盛褰裳去之古間其人保相旣身之矣廉頑
立懦尙何待乎百世之下也某自去秋誤被收召侍坐函
席便間誨教及此迄踐斯言不易介于三公乃今親見之
矣皇上親寵逾渥三加彌尊位之師保遂分關陝用寬西
顧誠曰曠世之盛希闊之典也豈徒梁益之幸太平之業
在此行矣如蒼生何能無下士之見徐方平定袞繡之歸
如周公之任定非晚耳天下寔望某在門下東西南北之
人爾未嘗有一日之雅自蒙傾蓋之遇取之眉睫之間未
嘗干筵門牆遽蒙拂拭之用自到都下詎當自斂旣閱時

不敢見在常人之情必將怒而絕之勞來擇人卒蒙假節
亾補毫髮亟被超躡之除歸節旬中便剖符此來恩造如
此倫輩靡儔雖保相爲官無私某何以取此未知所以報
塞徒懷愧畏到郡多事第嘗啓謝萬一又塵謙尊寵荅豈
所宜蒙郡中積弊如丘逋負非一旦欲事定自爲稟目以
求一說少布卷卷感刻尙未皇暇白麻宣告遽起萬里之
行不得旅進拜辭恨無羽翼凡百已具雙牘不敢再四瀆
尊以某之無庸獨行踽踽洞無城府屢憎于人未嘗與物
泛交惟保相之知己朝路識面蓋寡冒居劇郡才不副意
已爲不可如何鈞旆適西自此動須掣肘自知無逃曠敗
將爲門下累矣依仰牆仞不勝戀慕之誠東南有可使令
無大小願備驅策

某書湖州與曾參政

懷

書

某書士大夫將干祿

卽日歲晏凝寒伏惟鎮撫戎華神明協贊鈞候動止萬福
某昨者不避僭越輒以貳車害政申稟丐祠祿以避之曲
荷睨私爲之易地旋拜真翰之賜誨教諄諄自省何人何
以得此于廟堂之上顧惟虛辱慙慙無地若齊倅亦健吏
但難爲下敵已而下或不能堪之耳頗聞甘泉中多賢之
者旣嘗推轂無怪其爲之助自非鈞慈悉力保庇某反爲
擠陷必矣雖感激之心銘切肺肝事關公道亦不敢多謝
也經總制錢之議未審已蒙力行之否凡曾歷州縣者皆
知如此分隸可求增羨然而前此版曹諸公無或然者知
其不可爲耳此事大參居地官日豈不明知如此分隸可
求贏羨顧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故不爲
耳非不能也設有可行之道又何待乎今日而後行也某
旣緣齊倅不無所忤又先諸郡有此申明戶部見差獄子

來追郡胥且以條法爲問前此郡縣不盡分隸固爲非法
然而上供支遣無非取于額外是豈盡如條制然而上下
恬安之者顧不得已耳其可復于非法之外又爲非法之
取求應經總制錢分隸之法其爲廢法不已甚乎萬丐鈞
慈熟復蚤賜收還寔宗社蒼生之幸本州郡計素窘和糴
本錢未蒙盡數支降旣多那移之數又將無以接續累求
貼降丐賜奏陳若令用度稍可支撐何敢縷縷與朝廷較
近鎮江澄汰老弱本州得軍員八十餘人又不知使臣幾
何計當亦不減此歲用仰給驟增數萬未知所以處此不
免又須申乞應副不任一事每每僭干廟堂譴斥之誅俯
而俟之耳某復有僭踰之懇本州窮乏異甚歲糴軍糧本
柄糯米皆陸萬斛軍衣亦數萬數前此丁錢尙多可以贖
那糴買況又糴買之直例于春夏收椿前政當闕乏時不

免隨手支用某又當其後解倒垂之不給丁錢已從減免
卻有貼陪買發之數入春諸事交切手足遂當盡露已忤
貴要知不得免矧冒昧試郡一切付之平心干請類不能
從盜能無惡乎物所望宮祠遠郡之請速賜俯從免累知
人之明實成終之惠也無厭干瀆徒深戰汗伏聞輔相之
道感悟日新事有至難回天如響非以精誠之積何以格
于上帝社稷寰寓蒙休至矣然某竊有愚見敢冒陳之周
官太宰職在正君故其所統之屬五官之外無非在王所
者此事寂寥已久不可以力勝丞相致君有道已有成績
益致明良之會漸拔茅茹以其彙征消長之于冥冥之間
茲萬世之澤也若有司存五官正則莫不正矣更乞鈞念
某蒙恩異甚故敢言之

比者伏蒙鈞翰之賜仰荷謙陔之隆嚴喻劉倅積俸本州屬緣窮乏限員以次給俸未嘗輒踰如劉未免破戒給之數多不容盡如其請已爲支行一年衣賜料錢三月自後按月皆帶支矣匙少多媿伏幸鈞察某比緣同官強橫僭以宮祠遠郡爲請仰蒙矜憐俯爲去之自願何人何以取此于廟堂之上感荷之至銘在心腑某近復以經總制錢分隸申請必已仰蒙鈞念此事不祇一州利害寔係國命民財版曹主之既堅以某獨先諸郡有請見遣獄級追逮都吏見問以法前此郡縣分隸固不如法然皆取于租額之外民無所措手足必使盡如經總制司分隸一法其爲廢天下法不已甚乎方樞相之秉鈞不可不賜深念早收前旨以幸社稷蒼生本州窘匱異常今歲和糴本錢未蒙盡數貼降允那錢已萬計糴猶未足州之軍倉場務本柄

歲糴皆六萬斛衣數萬端舊于春夏積錢前政頗失椿備某雖粗子目下來春每事交急手足殆將盡露將無所逃曠責此來忤物多矣其何以善後儻蒙矜念終始成其去計感戴恩予其有窮乎僭瀆四三戰兢惴惴某不敢自取疏外至敬無文輒以尺紙通誠伏乞鈞照

湖州與鎮江守黃侍郎書

自拜道中所賜教戴星少暇念欲親具尺紙之記未皇也節中短啓修慶殊媿蕪累筆端無日言不盡意游蒙寵報函翰仰認尊光誠至文雄伏讀感歎乾復之戒敬佩德音顧某何人懼弗克荷然有愚見竊敢復之元規之塵事常然爾形諸竿牘不已傷危孤臣之心更丐裁擇版曹征利采急若牙稅之補發經總制之抄撩蛆食浸淫漁取竭澤不知使府何以處此某性樂林野龜勉應酬不知世患爲

然已決歸計見入文字爭議分隸牙稅則未暇及罪去決矣差可以謝朋友不然戀祿低頭爲民貽患所得有幾其忍默默爲小人之歸哉不知同舟遇風已嘗入深慮否借重九鼎爲蒼生陳之言信易從過于小人之饒饒萬矣侍郎忠誠體國以民存心當思其說若行州縣不可復理又須強倍征斂民無所措手足深可爲天下憂者宜蒙慨然建白以幸社稷蒼生丹徒百度若何吳興不可料理近火先焦之諺非身逢不信也不能一朝處此爲之奈何規摹有可遵承願蒙強此庸懦辱知狂僭惟門下亮之

長興又書

伏蒙手畢之教下喻措置官之無益非荷眷愛之厚何以有此甚幸甚感單虞卿之在郡也四處設措置官其二郡中自撲坊場當仍其故其二長興新市某已盡省去之矣

長興之設誠曰無謂若夫新市虞卿之置誠有不得已者郡有烏墩新市雖曰鎮務然其井邑之盛賦入之多縣道所不及也胡監不職久矣日醉兀兀凡百憤憤郡中傳以爲笑其人可知知也虞卿設是措置唯以課利不登故爾某在事之始聞其鎮益不治專欄放縱而無憚諸司訟牒之日間到任月餘月解官錢略無來者不免追請入郡遣官代之須鎮務之有經徐爲之計責以虧欠吏事故應爾耳初某與僚案約各當盡心職事毋循故態臨以達官之尊按舉一視職業何如他無謂也方一舉手而胡遽以告不知痾痒甚矣顧雖賢如門下未免爲有挾也借使某卽以重言亟從其便小郡政不可復立斯人放肆益甚亦非所以厚胡監也仰蒙期予之過必將爲某惜之諄諄敢不在念萬賴台察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願不肩教誨之母以

一不受令而遂奔絕焉不勝倦倦至望不詳...
...
長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八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劄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几遞中再蒙寵賜台翰運
穀一事亦得調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威方懼得
狂率之罪于門下乃蒙一一記錄導達于郡守皆遂所請
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體國憂民之意驚喜
之劇但不知鴻恩厚德將何圖報也淮上事宜伏蒙下問
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蓋旬
日事體與節次申稟略同其詳容備錄續次申聞華侯十
七日已到黃陂賊候未聞來耗虜人十六日過淮餘眾猶
在桑林遊騎時至沙窩然黃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

少異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切
持重間其見散掠村疇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抄前
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黃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雙城居中
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舊行路尤爲坦
夷及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令其地里繪一圖來日附遞以
獻庶見其詳耳

傳聞賊帥高千戶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同知
用人如此此成禽耳伏乞台照

某輒有管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懸瓠城居中
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軍蔡帥設
去蔣州其勢恐畱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擣其空虛蔡州已
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易立不知可以密諭

成帥否愚者之慮更望裁處

置申聞蔡州之捷軍勢大振盧淝之役足以爲報矣皇天
助順于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有以見大
御豐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愚見敢效野人
之芹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二將已入懸瓠成
侯方且赴援淮西申蔣沿淮遂無軍馬且今虜之有蔡猶
我之有合淝合淝退軍我已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
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恐成孤立萬一支梧不暇或致大
憂竊論諸將之救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卽壽北直穎
昌陳汝二都近連臂指入成侯遂據而有直取東都盧壽
之兵可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襲壽虜必不能安處合淝
我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況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爲不多

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蓋以成帥勢不加強曷若
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卻敵遂可廓清中原較之力
戰卻之爲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之遠謀區區之誠
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侯乃東赴援無復後繼江河遂虛具
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淝賊號四十萬寔恐張大
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弊然自古諸軍
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堂之陣未易擊之決策攻心勢可
必解況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沒近郊蔡逼二都密邇潁昌
鄧壽我軍雖銳以數大都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危
而淮河無備江湖震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
入荆揚可渡蓋非一處會軍采石盡棄上流脫有一騎奔

衝勢不可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間成威二師
皆已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戾不能無望于行臺

五

某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盼之榮輒自忘其疏
賤累布喋喋于下執事既不以狂率爲非而教翰之賜至
于再三其謙光蒙被于不肖之軀者恩至厚也如治糧運穀
關甲之事仍一一委曲矜從顧某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
無牖聞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至于此心非木石豈不知
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
時事之一二輒欲以浼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
婉畫之末但感激之情不能自己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
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盟之

意而朝廷命令之下尚不欲明言再遣使華庶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權首爲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何等語而出于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爲上供或寄徙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爲退縮之計則合淝之役未嘗交鋒而王權回屯于柘皋李顯忠渡江而歸宜乎其然也如日以此爲誘敵之計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而必付之以閫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之除而進取之計尙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于郵傳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帥之錄用過界剽劫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使之且當此一面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于淮西成帥亦迫于君命不暇後

顧捨蔡而援淮是棄投機之會而爲連雞之棲也成帥方自襄漢而往或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廟算所處然如此而望恢復之功不亦難乎

一頃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尙未聞臨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真廟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于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淝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剋捷則爲幸耳萬一廝輿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爲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邑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虜失蔡

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帥之軍直擣其空虛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尙餘昇平之舊而三軍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略有折馘之勳則驕悍之氣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于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闊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于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衄而益無所憚懲岳飛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而歷古會戰皆以輿戶致衄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鄴王燮隸焉劉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未易絕杜充之軍不敗鑾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以進退不一不相爲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敗衄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合淝之役李顯忠不爲無過且以孫安豐之眾不已弱于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絕彼糧道焚彼淮梁顯忠乃望塵引歸虜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人心何從而安稽今之宜不可不問

一鄉之胡寇下甲維揚而東渡江寧耀兵九江而師濟武昌今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淝受敵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爲先人制人之謀而犇命于其後王

朴所謂奔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不幾類于是乎成侯之東荆鄂虛矣使虜出鄧之甲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河可渡非一在處受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前後捷報剋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守之乎近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門迎納簽軍之追蔣守詬以不擊窮寇平時噉糠粒邪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爲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實恐因此絕其愛戴之心不若不得之爲愈也若秦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陳蔡二郡某竊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臣初不問其祿廩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間有糧運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于昔之諸將也平居

暇日務爲培斂之政奴隸役之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有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惴惴然惟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之期諸將之謀漕臣不與糧餉所向初無定所是士卒與將帥爲二將帥又與漕臣爲二矣爲今之計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

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內有所感外知所憚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功廣平王之復京師趙韓王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顏真卿雷德驤劾之凡今將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辜恩至矣糾正其失不能無望于執事

六

昨晚得黃州劄探捷報早上已嘗具申稟矣繼而有一商

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洲之戰益因邵侯遇敵而退復掩
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償東隅之失大
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尙介立耳盱眙諸處皆聲
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
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尙或未敢
輕動爲今之計莫若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閒先人始因召
對陳分鎮之策卽蒙施行旣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爲計如
荆揚一帶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
少卻州郡不能復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
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黃安沔均房等
處覃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僭率建議罪無所逃更望少加
寬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浼清聽實非敢
有意外希覬但沐特達之恩朝思夕慮苟有一得輒欲獻
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效耳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籍頗甚以爲稱名號者在和州雞籠山
因糧淮右加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軍采石未濟被掩
士馬物故者眾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憂過計觀其勢
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苻秦繆計殆不相遠諸
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當要擊其後左右掠其芻
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強敵之顧簽軍一動可致土崩苟
吾無以待之長江所喪已半計生于久何事無之傳聞吳
拱之軍復有入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于江渚不
若進據淮西與劉錡之師左右相應絕其要領勿與爭鋒
自然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內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眞廟攘
狄澶淵亦有北道之眾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可苟

百濟詩集卷十九
彼兵挫而卻復轉而西則舒蘄江鄂以來無復橫草之限
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虛更乞台念

八

傳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事有可疑而理或可信夫虜
二十年閒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實未嘗少忘也我國家
待之之禮惟恐少忤其意一旦遽棄前盟侵犯邊境勝負
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疑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
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
戰畱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爲去計者理或有
之使虜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爲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
計實未可測某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頃
駐軍于濠泗使錡能因順昌歸順陳蔡剋復引軍直趨二
京則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

我師戰于平原曠野之閒出奇盜其舟楫此亦一說也聞
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下通淮泗盱眙失據則運河可以
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徙而東于真揚通
泰之閒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襲蘇杭
則虜策之一奇也昨者某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
道山東事云海州篙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
頗相符合此亦一說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
來而漢上復有光化之戰竊意虜人以諸將之兵會于下
流而建康一帶未易可爭今安蔡之閒方無重兵控制慮
欲再爲此舉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東顧安隨如或進兵
棗陽或入安蔡非復橫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亦一說
也夫數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爲
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便事畱此

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蔣蔡一路上餘一趙樽耳精甲既去所將尪弱無幾萬一虜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棄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備知復如何蓋事當圖于未然之前不當悔于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矣台慈下亮不勝萬幸

九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遇感恩無報無以自安每有見聞輒欲上千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海辱台翰枉臨不賜鄙斥袞拂過子殆踰華袞之榮戴德之私不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眞贗然某不敢不具稟知虜酋始在雞籠繼而和州克復

其傳似有敘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淝侵蔡州其眾頗有飢色若淮壩糧道阻絕陳州順昌內畔劉侯因之深入勢當棄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絕無影響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巢湖虜復造舟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恃吾之不可勝者妄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遞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州潼藍二關已爲我有中原斷而爲二若吳侯下秦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可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旣分矣伏乞台照更容探問的耗別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蓋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宗廟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聞遼已復

興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爲隄防慮有衝
突之事安隨申蔡益早圖之于此成禽不可知也小官妄
議國計乞賜台察

荅宣諭范機宜

下諭陳蔡之事今畱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爲孤
弱二郡勢不相及竊恐爲累反大適得黃岡許簿報前日
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泣夫蔡爲重鎮
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事已至是故不當復
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復來必遭屠戮不唯誤一
方生靈之命實恐絕中原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
其憤憤不平之氣其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蘄以西絕無
兵馬復蔡之軍又去強半則數千里閒空虛甚矣淮東之
寇或爲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
可勝言者今之施爲大謬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
論之次告以此及之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某淮州帖復蒙都統司關甲五百副下縣中昨叩荷軫念
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屯戍重賜
以甲五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感激銘之肺腑
顧此一隅之重某疏狂晚進雖欲死報恩德而愚不更事
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
易帥探報殆絕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塗說日以益
異或云東路虜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
不容有之然合濠泗而爭鋒窮寇似難爲力運河海道慮
或棄之虜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

聞蘇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侯光化之捷我軍不可窮
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襄漢已弱不宐深入敵邊通
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恕

二

傳聞虜軍東及通泰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橫城守
張萬敵軍通泰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閒孤軍殆難久立
卻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其無寇耳聞蔡
首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尙可乘虛而擊不幸陳州不
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勢吾軍不復可爲不知吳
侯之軍可復調否如鄧州賊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
上蔡則陳人自成首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沮過此
而求善後無可爲矣但不知劉萼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
若不東合蔡軍定須西犯商虢二者皆我危道然恐非敵
之所能爲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難
爲後耳今也東道方急不宐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扣陳
許諸州猶無謂也妄意塵瀆恕察是幸

某竊見虜人盡在江上濠廬并無賊馬進兵更可得爾
但恐蔡州或能爲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廬使蔡首
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可復守矣伏乞

台照

三

某伏覩皇天悔禍元凶送死國家復讎刷恥之效冠絕古
今決策之臣功加方召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易保功難
我軍乘其內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謂以我之眾加
齊之半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爲沐浴而告者然便于料
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爲知兵竊嘗妄論兵權以爲當

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
機使彼可乘故當迎刃而解若猶未也于我何傷此時事
之所當先惟廟謀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某昨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職分
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于營田仰荷采納
不以爲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橫之迹爲民顯患州縣猶無
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爲營田不罷不可以立尉司蓋
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爲盜賊淵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
職可修軍罷而歸置尉乃爲急務顧此軍務方冗事若難
行此來未敢復言乃蒙詢問下及輒敢條其利病列于左
方

一古者宿兵絕徼多爲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勤士卒
之惰也然而古之調卒蓋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爲力今
之營田異于古之營田也強士以所不能棄之而不復教
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于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
月三貫米七斗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
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于兵則是二十
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七百二十貫米一百八
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
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爲錢五百營田莊
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
二碩校之中直爲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
棄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營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爲之佃戶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有無良之人樂于放縱一爲佃戶遂可橫行于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平託軍校竄名佃戶以避追須雖有盜賊寄跡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伍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往往不恤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比及打請舉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于軍士名下剋除死損牛車亦令均備窩藏剽掠蓋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爲盜尤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往往因公爲私多招佃戶侵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戶歲失苗米數

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之閒不知失幾百戶營田增羨無幾實何補于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于田畝稍知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見耕之產使爲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閱歲無幾租入必羨于今

一竊聞營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今來軍馬調發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召民耕佃其田寬以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竊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爲害雖大而營寨碁布舍烟爲頗翕集一旦罷軍而返馬或恐人烟空寫盜賊因茲竊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並令安業寬之如舊自可以無此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戶宅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倣此非惟可銷盜賊兼免失陷官租

某似聞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卻作營田上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更乞詢究其實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某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被姦計候我倉盡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爲復祇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絕無屯戍若令畱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犄角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蚤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爲辭妄意及之乞賜台念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貢記室之問非敢怠也特以人微位下諛當自斂不自畏縮謏謏焉日以猥穰之說躡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包荒不以爲過不知我者謂之何哉重自黠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驕惰私憂過計必以我爲徼幸多事之士是以雖有寡聞不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寵遇之隆每蒙不賜誅絕奉頭鼠匿殆將絕于門牆雖少安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爲仰報眷子之意偶所聞若有所繫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下之重故某輒盡底蘊竊敢言之竊以國家比歲用兵之初實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將帥乏才欲以久惰之兵幸其一勝泛泛然如投無鈎之釣求魚于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淝非虜之計善

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宋德虜惡貫盈當人情危懼之秋內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不渡江撫淮南而有之我無息肩日矣幸彼喪君而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失此不計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皆事在以前悔不可及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爲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爲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爲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立豈誠厚于我哉良以國有內憂上下未睦死首之敗政以無故興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內須我待之有闕師出不爲無名怒其眾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爲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猷之未遠使虜再至果能卻之否乎古求欲以勝人以爲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爲今守禦之備當百倍于

曩時前日之儻政以長淮不守守淮之計廬壽爲急以周世宗之略尙不能久處淮南蓋劉仁贍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春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贍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爲不足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旣不能軍遂守江面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虜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于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儻救過已往吾非蚤計恐難悠久爲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顧諸將之所行殆兒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于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苦乏人爲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氓報宋無若此城棄之不疑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之事尙或可爲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

前功盡棄虜徒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
伏兵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于後內外
相應豈無成功汝鄧棄州而歸那復爲上蔡地託名援救
實自成其退計爾帥臣舉皆若此緩急詎足恃乎竊聞鄂
州之軍非果不供于用特以調發無當致此紛紜復求忠
銳不習之軍以爲內援豈惟無補行復悞事方今用人之
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虜之所畏耶漢王間魏將
之名卽知魏之可取今日諸將知復如何李橫傳選之徒
于岳軍粗有聲譽廢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
事棄橫于蜀將焉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
處之襄鄧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
倍矣是皆愚見所及欲以少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
事不以爲謬而辱觀之惟所棄置焉不任區區戰汗之至

上張宣諭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興建大業與宣王之所以紹
開中興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庸使而其一時之使亦
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良以四目四門
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德意下焉以道通人情五侯九伯
所爲取正四夷八蠻所爲馴服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心
膺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矣故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
也送之以禮樂年遠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
及終篇之義咨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于
有功之將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由是言之使臣之任顧不重哉使臣而不能
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于萬邦爲憲則雖匹婦不可以
情得昆夷獫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知所本矣執事

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薄伐獫狁紹開中興之際以皇華之使任吉甫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爲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爲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卻蕭劉之寇光華之遠于斯見之我行永久宜聖主之渴思而反之也來歸自鎬其所爲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勞擾執事咨詢有素決不置之者也至于諸將之才敵謀之情僞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于鄙言矣竊意諸軍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失救蔡之不力棄鄧之無所顧籍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緩俟后之民凡若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已周知其狀矣佛人情誤國計空莫此若也今朝廷之上旣忘前日之殆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及于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爲

憲于萬邦者願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于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說也虜之未渝平也蓋每言其內亂刃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某竄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聽者一邑之賜于某偏矣輜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于小雅者仰布于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爲攘卻昆夷獫狁之事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固秉國政事必優爲之矣非小子之佞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
劄子

上成馬帥論屯軍

某讀吳志至漢居許而吳都鄂傳于魏則徙金陵得孫氏之所爲廢興從而知仲謀之本志武昌古鄂縣也其地四達襟帶江淮許蔡申陳相望五百里而近絕江以北莫捷此途襲以輕兵信宿可至以斯謀許誠無濟矣漢祚移而鼎國分武昌密爾于魏鄙建鄴之徙端在于斯今之江南舊爲吳地以錢塘爲都邑則衢信洪撫爲之衝鄉來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南渡是時鄂州兵十三萬聞而躡之已不能及自縣之西有馬橋湖四十里武昌有變救之實難北望黃州去淮纔四百里淮流可涉絕無關津毀拆黃民之居以爲牌筏順流而下不勞舟楫而通今議不此之

虞徒益兵于江夏江夏背山阻水漢陽以北背陂湖以進則難無往而可萬一虜人渡漢由間道以襲豫章不數日而下江西因進軍以傾衢信吾軍悉在其後寧不爲都邑慮乎江夏之屯乃古飛所以制湖賊西臨襄漢阻水實多進退江淮以全制虜之後取道神速遠不逮於武昌吳蜀之衝固已無急于此東晉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于武昌足以明其險要某官按行邊徼在所當言某備數長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軍以屯惟太尉命

與宋守論屯田利害

某准牒備奉朝旨措置屯田事宜縣令卑官固論議所不及咨詢所不到惟當遵稟成算以卽事功不當可否其閒上評國論然而愚者干慮小已未能一得思欲退就循默則恐利少害多無補公私失箴規官守之意內愧無益不

若言而不用故敢輒以小見仰進一言竊意識者之及于屯田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觀其利而未覩其害是故及此言也今夫國家之務莫重于軍會飛芻輓粟率百戶而奉一軍散軍就田所耕足以贍眾軍無惰卒國無勞民此歷古屯田之利趙充國諸葛亮之所賴以成功者至于曠騎民兵之辨則恐議者有所未達且亮充國所將之卒類皆調之于民使民就田何所不可曠騎則四方遊手不堪田畝之事僥求逸便是以從軍習擊刺于射場尙苦其事畝之畎畝慮非所長獲利而共享之彼將猶有所憚專有其利必非樂爲賤吏家居嘗識田里之故上農數口婦子畢耕不能數十畝田力猶不足一卒營五十畝其何以堪且古之所以屯田多緣宿兵塞上饟饋不給姑卽弃地耕之所求便事寬民非以爲利不過自足軍用省饋運之勞

不聞悉使之耕倍爲程督使能墾地如許寧能弃鄉井而隸籍于軍又況國之屯田本緣捍禦關隘今求闢地利不兩全自然阨塞無田可耕固非要害散之則不可復聚聚之則奔命徒勞一往于田不可復教積年閱習一日廢之流移之民僅能復業良田便于水利固已耕耨于中環以屯田寧不爭利便民則軍無可耕之地擾之則民必流亾在今少少營田其害已見侵漁豪奪之事無日無之重以屯田民有流移而已況本縣介居大冶身能強挽之畱屯田之兵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跂立而待尙或見之言利之臣恐未嘗過計及此第觀漢蜀用之以濟思不及于蕭銑南唐墨守一隅未知其可也先伯考之經略湖外實代王彥守邊間彥使二十將卒營田潰者十有八將茲某耳目之所接惟執事明處而熟圖之堂下之言未足深過

上宣諭汪中丞書

某聞強國以人作人以氣士氣振而眾材用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雄傑狙詐皆得而用則其國家靡不振不然反是明詰保身而已所與爲國非小人而誰哉自非上知之人安有不化理亂之判由此而決國家承祖宗積案之厚教化之美涵養士氣作成人材嘉祐元祐之閒名士輩出一時之盛可以追配唐虞唐漢以還未足倫擬黨錮之過賢知放逐趨時之士媿相競二宮播越職此之由紹興始元皇上恢祖宗之略士氣稍奮江東以興權臣柄朝媚賢醜正岳侯之死世絕功名之望趙張之放人莫敢有賢德四方士氣至于今索然今日朝廷視祖宗爲何似是知士氣振者國必盛士氣索則人心亦從而衰其誰爲之在時政之所行已爾今天下文武之士知氣節者誰

歟居官以讜正爲村剛方謂之暴露脂韋循默以爲官樣
得體貪婪狼復世且才之天下滔滔安于邪行誣蒙苟且
上下相承郡縣朝堂會爲一律論至于此而求士氣之振
邦家之興不戛乎難哉卒有意外之虞士安所習孰肯實
其官體倣其村暴捐軀效命以爲社稷之衛易其妻子祿
位素心之所保乎縱有斯志其中無有徒爲強死何補于
事夫爲待敵之計所務乎盛氣而已求盛而不作日爲循
縮之計氣不振下將惛然而休以圖恢復之功固未知其
或可也執事以名德繫人望以忠信結主知綜轄臺綱大
明國論朝廷爲之一正姦回爲之膽落今持節以護諸將
真裴度征淮西舉也中興聖業當由此致而區區之所爲
執事慮者不在乎敵之強大而患吾氣之猶索也執事居
今之世行古之道施諸首政必也動人邪正昭明曾與前

反氣無有不振人無有不奮則功何有不就是執事所優
爲者端不俟小夫之論至于朝廷公輔未聞廟勝之略邊
鄙之將或恐長城斯壞士卒云惰民久告勞風化所行人
無一懷固志者以求免復之效是由鬪而身尪別而爭途
豈直不能且速敗而成憤振而起之莫如自進道途之論
謂旦暮且將有幽岐之舉士氣散散禦侮其誰行畱之間
何所不有公卿弗掾爭臣弗言杞人之憂寧得不過繩愆
糾繆真執事之事也弛張國勢繫于一言讜論回天士氣
增壯人人有鄉功之志則賢者不敢隱其竿勇者不敢愛
其力太平可指日而俟夫何有于寇讎康宣中興之臣蓋
用此道今身任天下之重非執事其誰宜爲惟執事奮其
精忠以身爲天下倡始則士氣亦從而靡安有不亡之寇
此先務也惟執事急焉某位卑言高死罪死罪

某伏觀朝廷經制邊防使成馬軍益戍夏口單見寡聞深所未喻採之巷議爲有二說或謂虜謀沔鄂欲以爲田開府助或云有失眾之將且使并將之軍夫代將則免之何至興動師旅虜圖沔鄂軍不足用邪質之人情皆不足聽井蛙之見猶不以增戍爲然夫夏口之兵岳侯所用以奮擊于匈奴中者猶是人也何不伸于今日況兩軍不相關一且罅生其間一卻一前何以待敵夏口古雖控扼然已緩于武昌武昌乃吳建都而王敦陶侃溫嶠庾亮之所爲督府者其地襟帶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廬淝右連襄漢陳許蔣蔡倚其後洪撫衢信當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繩直自淮徂浙不能二十餘舍胡人南牧嘗出此以襲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雖有眾不復可追前事之不忘後

之元龜也武昌夏口尙有一湖之限黃州南渡斯須而至武昌後黃之廬奚假舟楫縱吾軍躡其後擊適致敵人于死地質今驗古要害甚明夏口南陵大山三方阻水漢陽以北限隔陂湖達于應城凡數百里信陽之北始際邊隅可以自安難以應變其西雖有漢口窮冬涸而不通沙口出于陽羅實爲江漢之會陽羅在黃西數十里舊爲推場捷徑蔡之新息道分爲二而南黃與陽羅正當其會亂江而渡武昌居兩道之衝宿兵武昌艤舟樊港放求古迹分軍江北而屯之以守則堅以攻則速以觀夏口端若井中釋此不圖未知其可某官道周今古于此固當深知遼豕野芹不敢不獻一夫愚見惟執事擇焉

論民力

某鯁生晚進安知國體然嘗侍諸父官守得接士夫餘論

竊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國勞民未有能固其國者今
茲假令東鄂獲親民事到任之始適當多事之秋竊祿曠
官僅能書考可以贏民千有餘戶當兵荒水旱之餘大治
戰船治屯營于荆渚林木盡伐役且餘年上沂江流將二
千里方幸少休數月民獲治其私家俄被軍書夏口有屯
營之役基鞏未立旋令迎候大軍奔命疲勞不勝其弊不
知繼此之後果然奈何湖右之民況又非浙江比一錢粒
粟卽名稅戶尙不供仰會俯育之費矧有于官比年以來
虛乏甚矣謂朝廷待敵之計莫若愛撫邊民使其民願爲
我氓安有不濟今日之事反爲先困邊民困而流離何所
不至昔南唐以屯田之役侵擾淮南周師南征民或負芻
迎奉今之科擾有甚屯田愚瞽之心未知其可惟某官至
誠體國循問重湖荆襄之民引領以承德意嘉謨啓沃莫
急告勞冒獻瞽言惟所裁擇

論賊盜

某復有職事仰瀆台嚴謹按圖經本縣南北凡七百里爲
鄉十二南唐之季析三鄉縣大冶大冶爲縣實處縣中本
縣九鄉遂分爲二故縣有西鄉有南鄉南鄉壤地最廣當
本縣三之二隔越大冶縣界百有餘里有金牛鎮居南五
鄉之會建炎之後廢不置官其地蓋古綠林西接江夏之
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寧其東永興相去極遠凡數百里
無一官司比年廢罷摧場茶寇于此出沒五鄉殆亡聊賴
今已數年某到官之初盜賊尙未止息願巡尉皆在邑緩
急知之已難況又無人莫可追捕姑令團聚保伍少爲隄
防雖寇盜稍衰而鄰邑多受其弊究其所以乃戍兵營田
其閒不逞之民託名佃戶爲之淵藪豪奪成風挾軍爲姦

縣不得制承平無事尙爾縱橫過此以還恐爲害有不可
勝言者某竊見本縣弓兵之額舊管八十餘人兵火以來
才及強半苟分此數就招南鄉之民置尉金牛俾兼本鎮
烟火公事則村民有所赴愬南鄉爲有官司所費旣不甚
多可不煩民而辦庶幾人知畏憚政道可行民得少安亦
銷盜之一術也自非大御持節本道難以申明故某不辟
嚴誅敢有所請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盜賊不至公
行則執事之賜也

上胡舍人書

某間之盛名之下爲難居天下之望爲難副蓋士有名斯
有德有德斯有望名望所在至德存焉無其德而有其名
是竊名者也名者天下之美器造物者之所靳也有其德
而名從之猶恐無以充天下之望盜名孤望安有不殆者

乎執事窮聖學之源奮百世之下名德之重非一日矣戊
午之疏欲取奸臣而梟之女子童兒至今傳誦廉頑立懦
可以風乎百世之後所謂氣充天地名光日月其所以得
天下之望者豈徒然哉皇上付執事以國書班執事以法
從任寄之意夫豈無自而然邪上下之情其所望于執事
者可謂至矣執事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必有以處之今天
下倒懸矣上策莫如自治而自治之道非小人之所及也
觀乎邊鄙則蕩而無備問其糧餉則匱而不給外有強梁
不測之虜日窺覷而弗制四郊多壘必有當任其辱者不
思自治之道而論遂及于和和固多端然不自強則和不
在我則將靡事不爲而敵人得以制其命矣虜固貪頑無
義之國我之虛實已盡知之而又示弱以和且哀鳴而請
命未見顏色固將先事而爲之無厭之求必將縱于我矣

一辭其請則和不可就舉從其命必將有所不給及有所不給則彼辭直而動順吾圍不固其將何以拒之然則今日之和是爲坐困之策謀謨之際尤不可以不審也以愚不肖之見求之人情保國之計和不若守守禦備具則和議可成和議可成守之必固雖然守禦備矣紀綱立矣和戰在我又何敵之畏乎彼寡謀肉食之人烏知國之深慮議和之始未嘗不爲善後之說所謀一遂則將歌頌太平文飾禮樂居身周公之地以天下爲弗復事矣善後之說不亦虛乎昧前日之所爲則其情狀自見如其詳盡則非衆言之所能及也伏自執事返國天下之人誰不拭目以望延頸以俟皆曰執事守先王之道其將正國而以福天下乎寥寥無間疑必有所待也今國家之事勢斷可知矣以爲中原不可復得強虜不可復破則先王之道遂爲無

用而天下無可治之理此直自欺之論如曰國恥必雪國讎必報此萬世不易之論而不可以遽成者知上策之自治則恢復之計在其中矣釋此而爲和議又將輕舉而妄發和之不就尙可僥倖而存或至于成則國命從此傾矣安危之計無此爲急天下循名而求實執事固人望之所由歸也直前論辨必有非外廷所得聞者一言決安危之機用副人望之所屬以全名而保德則此舉其時矣昔賈誼劉蕡以治安之策陳于漢唐之朝志不克伸至今遺恨于天下執事戊午之疏固已書之大典著之人寰劉賈之言執事蓋全而有矣今日之事志復可伸如倡言以爲天下先則天下猶有可爲之理寘而弗論或始論而中輟則天下之望萬世之名亦有時而替矣賈劉之論從可謂之空言惟執事審圖之爾某狂生小子不知國論之所定痛

念先人不容于和親之際抱志以歿見父之執則思父道之所在以父之道求父之執不敢不以全名保德副生民之所望屬于執事者之說陳于執事之前贊見之誠先人之志蓋于此焉見矣惟執事先生財察幸幸甚甚

擬上宰執書

某不肖學無能得于古嘗觀市賈而得爲邦之道視工師而得用人之說夫工師市賈固庶人之極賤市區求食非治具之所存也然庖丁由解牛而言理道橐駝以種樹而及爲邦君子小人至寥絕也至于理之所詣亦其道之所存也市賈之事不過牟利而已牟利而不營于廣徒以名物自占自名一物爲道甚狹宜其利之不可牟也廉賈之術惟知吾之所自占非吾自占則雖南金大貝和璧隋珠委積于前弗問也高車大蓋明眸皓齒駢闐于右弗慕也

身之所問惟吾之所自占焉者其出之也人一之己十之人十之己百之而裁其入也則盡反于出矣人收其用適通其利出入既眾其牟利亦廣視貪賈之所爲利其相去亦千百矣是乃規摹素定不以它利而易吾之所存積小而多制入于出而天下之利歸之矣如賈也不能操其牟利之術不自占而多營泛泛焉惟利之求吾知之其得毫毛而喪山嶽也爲邦而謀不素定亦由是已有人于此始謀而作廬舍則必使工師程其役工師程其役亦必料材用而營度之計其舍之廣狹相其材之良窳弃材雖巨非良不取良材雖細以良而用至于棟梁楹桷門柱屐屨無短無長無小無大一皆因其材用而後加繩墨焉剝削之斲落之室成而不愆于素矣庸工之不能爾也不知先度其材用室無廣狹隨時而計材無小大隨事而取斲巨而

爲細任竄而爲良不知其有幾也材用胥失亦莫可勝計所作之舍幸而就亦非久遠之道也用人而不量其用亦由是已厥今天下何如哉夏固四夷之首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一日矣主聖臣直真同德有爲之時也有爲而規摹不立萬事付之臨時一卻一前動不在我或左或右而民始疑信此而行靡所止屆市賈雖賤固將能咲人矣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三者不同而其爲政之規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三王之治文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少康謀窮漢高閒楚四者不同而其制勝之規摹有不可移者是以有王伯之功牟利而坐市區亦必有其道矣守邦之術得賢爲固伯王之主不異代而求賢天下之材未嘗乏也患居上者求之非其道而用之非其術耳苟惟賢之爲好則將有取于賢其所從來不必問也得賢而用必

也各當其所生之歲月不足稽也如是則小大畢舉而無不可用之材人效所長而治道成矣今也顧不出此守平世之常法士無器業惟其流品之問官無宐稱視其資級而取明治道者或親米鹽之役工辭藻者乃當軍旅之問彼知財計方且任之以刑獄習于疆場又將勞之以民事大小異器隨用而失賢否異能隨材而廢落室之事固非工師之所及也唐虞之際或起仄微而納大麓或明禮樂而任一官人各有能有不能亦各當其任爾才當其任人宐其官巨室之成豈工師之爲擬也其惟某官懷致君之術履代天之任謀王政而斷國論拔寒峻而簡賢能辰告遠猷所以爲社稷計者爲不鮮矣然而國計猶未立百官猶未治邊圉猶未固四夷猶未服者夫豈無其說哉徒以規摹之未定而用人之未至耳信能奮發于此定不可易

之規摹而求當世之才不拘流俗之制必當其用必盡其
長則中興復古之功無難立矣惟某官圖之某歐浦狂生
不學無術徒觀市井得工師市賈之所爲事以爲或幾于
道故摭其說願陳于上公政府之前遼豕野芹亦惟其意
而已僭差之罪非所敢逃

上張魏公書

竊嘗論天下之憂莫深于外侮而患或起于內訌何謂外
侮戎狄是也何謂內訌賊盜是也內訌不作國家無閒外
侮雖甚猶可爲也外侮之來內訌復起雖有智者不能爲
謀故爲國之深謀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盜賊使不至
于內訌而已國無內患專意于敵外侮雖至則吾有以待
之今夫戎狄之憂天下之通憂也是故并慮以思合謀而
動除戎器戒不虞警軍刑固羅落敵雖强大夫何爲哉盜

賊之興生于微細偷不已而至于暴小不制而至于大浸
浸不絕將成癰疽議者以蟻蝨眊之此患之所由生也朔
漠之君篡其宗國雖名嗣統其實建邦威令已行上下已
睦觀釁之舉可爲後圖視其規摹似不徒已邊防之守尤
當先事而謀雖廟堂之深憂而亦天下之所同知者上方
兼聽而遠覽故非下士立談之所敢道竊聞廣西之寇侈
獫四年凌鐵已誅王宣接起蹂踐城郭踰十數殺傷官吏
不可毛舉非細故也而議者輕之不能及無事時蚤議翦
滅設不幸復有憑陵之寇謀飲江之舉吾軍力單于守禦
智竭于邊防雖欲討除力且不暇內訌之患夫豈無之況
吾吳江湖之鄉夙多剽劫之患警捕之吏莫可誰何一縣
之間歲數十發尉寺逃責弗言于縣縣且弗言于州州固
弗聞于朝而賊盜恣睢莫之禁矣始不能制言之何益有

如就執初固不言欲加之刑不可得已加州縣司獄之吏
往往結盜而爲之囊橐盜至囹圄則將緩之恣之教之告
之廣言由歷以擾齊民足則玩法而輕刑致疑而減死故
今頑惡之盜在在悉有其徒狂舞自應趣和而從之外侮
方將內訌間作欲善其後不已難哉故今廣賊之誅不可
緩也議者以爲可招而致愚竊以爲落落難合何則凌鐵
之死出于已降今日之王宣旣降而反自見反覆寧能復
降夫降出于畏威今我何威之有誅討之策待人而動閒
者謀帥而得妄庸憊譎之臣蓋將五百羸兵付之經略四
方之人聞而竊咲朝家遠聽尋復除移益之以兵計之善
也竊意嶺海煙瘴之域而人不足集事曠日持久事難逆
料漢馮奉世當西羌之叛請兵四萬以一月決之謂少發
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倍萬唐王式征仇甫之亂

亦謂兵多則賊不足平不當以餽多惜費且天誅不亟決
而闕東南征賦與兵多而功速費寡二者孰多是皆漢唐
鷹揚計畫之臣才誠足以集事其論如此校然甚明唐能
從式之謀故不勞而破賊漢初不用卒大發而後有功爲
今將帥之臣誠能如式奉世然非聽其計畫假以甲兵如
式奉世之言猶爲未可國朝交廣之賊如儂智高區希範
之起始皆以爲細故卒勤王師在承平時尙爲盱眙王宣
之賊在今不爲不熾非卽受首且成其姦今固無它或恐
因吾外侮之患嘯呼而動羣偷螿合內外憂結可爲寒心
昔者劉裕誅燕尙爲盧循而撓則夫今日之患尤所當急
不可以爲細故而弗圖也鄉使國家外無戎狄之警而中
有此方數千里之寇縱不足爲深患而我之官吏爲其戕
虐我之赤子被其屠夷亡者暴骨于郊原存者延命于俄

頃爲之父母忍不之救況當外難未弭之際足爲膏肓之疾邪隋唐之衰與夫中原之所爲失其則不遠可爲龜鑑其惟皇上恢中興之略興太平之治以爲賢人登進則內治而遠安圖任舊臣夫豈無謂某官以天下之望爲斯民而起上毗天子外攘四夷其道在于斯文某官固身之矣眾賢之用四維之立中原之復王化之行斯人之徒蓋翹首而須跂足而望某官亦不難之矣如今癰疥之賊何足以爲吾患失小不制馴致內訌此識者之深憂而議臣之所忽者某懼人之莫以告也故因贄見而略言之惟某官大略宏規固將以一天下小賊在吾度內必以無事平之小夫之言非以爲僭亦非敢裨廟堂之末議蓋不知而作爾犯分干瀆死罪死罪

再上張魏公書

某聞國之安危存乎相相之失得存乎謀有一定之謀故天下無可爲之事謀不素定而事能克濟道能有行功業著于一時聲名流于百世者唐虞而下未之前聞夫謀豈有他哉亦在乎道之所宏而已故宰相有當爲之事有不足爲之事知所當爲則所不足爲者可不動容而定急其所不足爲略其所當爲所不足爲或至于紛如而并廢尙何當爲之可及邪大學之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此言爲天下者必由內以及外也故君子正心誠意而加于天下國家者必自一定之謀始一定之謀立則是非利害不能奪好惡寵辱不能移上以正君下以明民內以治百官外以綏外侮者舉無以易吾謀之素定其于爲國何有謀不出此上且無以格君下且無以知人方且毛舉百事而屑爲之則內訌外瀆之辱亦何

所不有曾何安民禦侮之足尙哉故曰急其所當爲而略其所不足爲眞宰相之事也宋自太祖之造邦逮光堯之紹統時有治亂世有盛衰謀國之臣有邪有正然其所以爲治亂盛衰者蓋未嘗出此本支百世夫豈徒然而已哉鄉秦氏之柄朝當羣賢去國之後有聖君而不爲將順之事弃讜言而惟阿嬖之是取士風輒敝典法蕩然致逆虜之憑陵亦必有道矣今天下循前日之弊蹈陵夷之俗公議不立邪正無分命令所行朝不謀夕上之卿士脂韋相尙下之師旅驕窳是爲黔首困窮將不堪命州縣貪沓之吏方且刻剝而苛求之朔野之君篡其宗國不徒自守方并仁義而盜之察之人情非苟然者嶺海亡命如雷化王宣之屬橫行縣邑戕殺民吏浸淫不已未知爲謀外之則如許其難內之則如此其殆調發何自計謀安出而廟堂

之上輔佐之臣謀謨于堯舜之前固未窺其所處而議邊之禁苛細之法朝朝暮暮亦莫知其幾出也急其所不足爲猶害于當爲之事況當爲而不爲乃噉噉于所不足爲既不可必人之爲奈何禁人之言所當爲者邪秦氏之爲幾何而不見于今也當秦氏之時猶爲不可在時如此之急諸公顧欲爲之何哉共惟某官負天下之重名行天下之大道得時得位而澤未加于天下以爲天下恨者非一年矣皇上好賢仄席撥浮議而登公于朝則其所望于公者寧不若天下望公之切某官以身任天下之重固將見諸一定之謀也今入相數月矣其所以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者必非一端而足然而黔首之屬駢肩而立引領而俟以求某官日新之政顧且闕然于下矣某細人也自惟無取竊惟先人右史異時嘗辱知遇鄉也武昌迎見亦蒙惠

顧疇昔而撫存之當公之來不敢不見見不可以無言也
 言又不可自同于眾故此輒効四方之望而為公索言之
 願公上正一人下求百辟定其公議而以利人辟國措天
 下于覆盆之安此相公所自任以堯舜之道而尤所當為
 者則亦門下小生區區之望過此無足為矣瞽言冒獻死
 不敢逃

 王秋實入朝辭歸而登公年時頗其視望于公
 之大前時亦得而辭未暇于天可也為天可也者非一
 意謂公願存之而辭其辭某言實天可也重各許天可
 與同而不與于今也當察五之辭辭意不同於此也此之
 人而必入之也奈回禁人之言也當為者非深察也之為
 事也當為而不為也與製于則不與為
 書亦莫明其數出也其也亦不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溫州

温州府志